

蘇聯愛國戰爭
短篇小說譯叢

第一指

上海永祥印書館印行

手叩紅窗淚目嬌 繡屏新說小篇大段

第一回

紅窗新說小篇大段

繡屏新說小篇大段

蘇聯
愛國
戰爭
短篇
小說
叢
譯
盾
茅

上海永祥印書館印行

文 譯 1 · 32 K · P.210 · ¥ 7500

版 權 所 有 不 准 翻 印

一九四六年十月初版

一九五一年十一月七版

6 5 0 1 ——— 8 5 0 0

原 著 者 : 西 蒙 諾 夫 等 翻 譯 者 : 茅 盾

發 行 者 : 永 祥 印 書 館
上海福州路380號 電話92213

印 刷 者 : 永 祥 印 書 館 印 刷 廠
上海陝西南路238號 電話72798

經 售 處 : 各 地 聯 營 書 店

蘇聯愛國戰爭短篇小說譯叢 目次

審問及其他	(E·彼得羅夫)	(一)
共通的言語	(K·西蒙諾夫)	(三)
新生命的降生	(N·吉洪諾夫)	(四)
母親	(N·吉洪諾夫)	(四)
蘋果樹	(N·吉洪諾夫)	(五)
我們落手越來越重了	(F·潘菲洛夫)	(六)
上尉什哈伏隆科夫	(V·考茲夫尼可夫)	(八)
藍巾	(L·蘇布列夫)	(三六)
狙擊兵	(L·蘇布列夫)	(四二)
作戰前的晚上	(A·杜甫辛科)	(一五)
後記	茅盾	(一九)

審問及其他

〔這裏的三篇是從 EDUARD PETROV 的戰地通訊裏選出來的。英文譯本共數十篇，第一篇題爲「我們背着莫斯科」，卽作爲書名。每篇都記有年月日，第一篇是一九四一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最後一篇則爲四二年一月二十五。〕

審問（一九四二年一月十一日）

緊逼着潰退的德國軍的腳跟，紅軍克復了密哈洛夫卡，離馬來·耶魯斯拉夫卡不遠的一個村莊。

紅軍士兵首先看到的，而且真正使他們吃驚的事就是一羣村民寂靜無聲地圍繞着一間未遭劫掠的房屋。這一羣人幾乎全是婦女，夾着幾個老頭子。他們是德軍佔領這

村莊時僅有的留下不走的居民。

這一羣人站在那邊，不動也不出聲，好像惟恐驚動了什麼東西。

這被圍的房屋式樣，是村中房屋普通的式樣——五個窗洞的木屋，窗櫺上略有雕鏤，屋頂有風向計。

這房屋寂靜無聲。這一羣人也寂靜無聲。

一個抱着個嬰孩的婦人對紅軍士兵說：「那人就在這屋裏。」

「他就在屋裏。」一個白鬍鬚的老人說，另一個灰白鬍鬚的也這麼說；第三個老人，黑鬚的，相形之下他顯得年青多了，以及兩個老婆子，又一個老的連背都駝了的婆子，還有幾個抱着孩子的婦人，他們都這麼說。

村中的兒童們看守着那房屋的後邊。

「他在裏面，」他們告訴紅軍士兵。

在那邊，在那屋裏，就是那賣國的奸賊。

當德軍來到這村莊的時候，村民之一就露臉是一個奸細。他投到德國人跟前，聽候他們的差遣。德國人派他爲村長。他幫助德國人劫掠村民；他用棍子痛打那個餓急了的女人，爲的她想從那被德國人所沒收的集體農場谷倉中取得一些穀子；他告密了一個覓路歸隊，喬裝爲農民，而在善心的農人家中過了一夜的紅軍士兵。德國人依他的密告，捉得了那紅軍士兵，立即將他槍斃。還有，這奸賊又到德國人那裏指控另外六個男子，說他們「面生」，不是本村的，是別處混進來的人。德國人就將這六個男子押送到別處去。而當德軍正要逃走以前，這奸賊還在挨戶搜刮長氈靴。他孝敬了德國人二十六對的長氈靴。他便是從同村人的腳上搶了那些長氈靴，他親手幹這樣的事，爲的村民們誰也不肯自己脫下他的長氈靴。

可是德國人臨逃跑的時候卻完全忘記了這位如此忠心伺候他們的村長。他們對他已不再感興趣。他們甚至並沒通知他說他們要走了。他們自願自走了。這樣，他就怡然自得坐在自己屋裏，沒有被德國人動過的屋子，什麼東西都好好兒沒有動過，有一雙出

色的長氈靴和橡皮套鞋的主人的屋子。他沒法跑走。村民們嚴密地把這屋子看守住。

我要是能夠看到他就那麼樣坐在他自己屋裏，孤另另，不齒於人，被搜掘工作者的鑷子從石塊底下挖出來放在陽光下的一隻凶毒的蝎子，那我還能多給些報告。可是當我看見他時，已經是當天晚上他在師部裏被審問的時候了。村民們曾經力求師長將這奸賊交給他們，讓他們用他們自己的一套去伺候他。師長呢，固然十二分尊重這些村民們的由於身受慘毒的損害而渴望復仇的情緒，可也同樣懇切地說服他們，壓下了他們的要求。

那一晚，這奸賊坐在桌子前面一張椅子裏，一盞石油燈照耀着。他坐着，神思恍惚地用力拉着他那長氈靴。他要被審問了。

那一天，所有村中的居民都被傳訊過，他們供給的證據是有老大一束。「費這麼多的紙張筆墨，真是太不成話！」這是押解這批卷宗的紅軍士兵的尖銳的批評。這紅軍士兵本人也是個集體農民，他想到沒有將這奸賊交給村民就不高興。可是，軍事法庭的審

問官噴了他一眼以後，這位紅軍士兵也就不作聲了。

審問是完全依法執行的。這奸賊實在是四手四腳爬到他同胞面前也還不配的，可是公然坐在椅子裏了。他坐在桌子前面，問官發問的語氣是平靜而有禮貌。而這，卻比斥罵更使他發慌。

他知道，法律從不高聲大氣，法律從不許人感情用事，法律是客客氣氣的，而又鐵面無私。

這奸賊坐在椅子裏惶然失措。豆粒大的汗珠冒出在他那多皺紋的前額上。他是五十八歲的小個兒矮胖的傢伙，有一個大而鉤形的發亮的鼻子，和一撮紅色的向下垂的鬚鬚。

「請你說，你的姓名，教名？」問官說。

「蒲列林。」奸賊急促地回答，「巴夫爾·密哈洛維契·蒲列林。」

他向我這方面斜睨了一眼，立即又將目光低垂。

「請你把事實對我們說。」

「哦，你是明白的，」他開口了，一面作手勢，「自然啦，法律是在你手裏，可是我並沒犯什麼罪呀。」於是他很快地喃喃地說下去，「不過爲了那個，你知道，爲了我是村長呢……」

「嗯，那時候德國人是這裏的主子。他們愛怎樣做就怎麼做了。說到我呢，你瞧，紅軍一退走以後他們就指定了我……那麼着我就做了村長呢……」

「你是怎樣被派做村長的？」問官說。

沒有回答。

「要是你樂意，我可以傳證人進來。」問官說。

蒲列林於是用了低平的音調講述他的故事：一個德國的中尉名爲希米特的如何叫他到司令部去，而且給了他村長的位置。爲什麼他們挑中了他呢？因爲在上次大戰時，蒲列林曾被德人俘了去，他能說德國話。而且，還有，革命以前，他又是一家車輪作坊的老板。

「那麼你也願意去幹德國人給你的這村長的了？」

「是。」

「你知道這樣的行為是叫做奸細麼？」

「法律是在你們手裏。」

「我知道法律是在我們手裏，」問官再說，語音稍稍有點不耐煩，「可是老實對我說，你是打算撒一個大謊呢，還是願意說真話？」

蒲列林不回答。

「我在這裏等待你一個答覆。」問官又說。

「真話呢，」蒲列林低聲說，幾乎聽不到。

「那，很好，」問官開導着，「你早就該說了。」

但是蒲列林沒有勇氣說真話。真的事實太可怕了，他不敢見之於語言。他說到了一些事實，還不厭求詳說了很多細微枝節，可是一碰到和他個人有關的當兒，他不是含糊

跳過，就是拉扯到旁的完全不相干的問題上去了。他沒有胆量挺身說一個——只是一個但又可怕的「我」字。

提到了集體農場積穀的問題了。

「據當場目睹者提出的證據，」問官說，「婦女們和孩子們，謝謝德國人的恩惠，足餓了將近兩個月，他們到集體農場的穀倉去，拿一點點包穀，他們餓得那麼厲害，餓得那麼慘，甚至那值勤的德國兵也可憐起他們來了。他允許他們每人拿一提桶的包穀。可是你那時趕來了，你對那個兵咆哮，你用棍子打那些女人，命令他們離開穀倉。」

問官確實用了這樣的字眼：「命令他們離開穀倉。」

「是這樣的麼？」

「法律在你們手裏，」蒲列林回答。

「回答我，是這樣的麼？」

「可是那些包穀難道不是集體農場的財產麼？」蒲列林突然反問了。

「是集體農場的財產。」問官回答。

「哦，既然這是集體農場的，就得保管牠，」蒲列林說，「我保管牠，我採取了保持秩序的步驟。」

「不要臉的壞蛋！」押解那奸賊來的兵喊叫說，暴躁地換一條腿稍息。

「你不要多嘴，鐵霍涅克，爾官命令着，極力抑制了自己的對於那犯人的憎怒。」但是德國人已經沒收了那些包穀，所以就成為德國的財產了。誰的秩序你在維持？是德國人的罷？」

「我不知道，」蒲列林回答，用力拉着他的長氈靴。

「很好，」問官說，「現在你回答一個問題：你有沒有打了婦人們一頓？」

「當然沒有。」蒲列林回答。

「要是你願意，我們可以叫他們進來對證，」問官說。

於是那奸賊用了平靜的語調開始解釋道，雖然他不會用他的棍子打了婦人們一

頓，但也許，他曾經給她們中間的一個兩個輕輕的一二下，要她們遵守秩序。他簡直是這麼說：「要她們遵守秩序。」

「用你的棍子打她們！」問官又問。

「法律是在你們手裏，」蒲列林回答。

「很好，」問官說，「我們且不談這件事。讓我們來看看那主要的一點。請你告訴我，

那個紅軍士兵遭的是怎麼一回事？」

「對不起，你說什麼？」

「那個紅軍士兵遭的是怎麼一回事？」

「你是說那位在鐵摩費·鐵摩費也維乞那裏住了一夜的公民麼？」

「不錯。」

「怎麼，你知道……你們這是從那兒想起的呀，公民們……」這奸賊驚嘆着說，眼光移向我這邊，好像要我出來給他作證。「你們至少得去問問鐵摩費·鐵摩費也維乞呀！」

「我問過了。」問官回答。

好一會兒那奸賊坐在那裏不作聲，他的嘴巴張開着，顯然，他正在搜索遁辭。他的呼吸有點急促起來了。

「喂，你是不是存心供認？」問官又問。他又加了常用的語句：「你要記得：這案件的一切事實我們全都知道。告訴我們，你怎樣走到鐵摩費·鐵摩費也維乞的家裏，怎樣你看見了在那邊的紅軍士兵，怎樣你就跑到德國人的司令部去告密……」

這奸賊明明白白記得他自己如何突然去瞧那出色的老頭兒鐵摩費·鐵摩費也維乞，如何看見那邊有一個農民打扮的陌生人，長得很像樣一部鬍子的一個小伙子。他正在喝什麼菜湯。當他一眼瞧見這位村長，他就不喝湯了。

「怎麼？」問官又問。

「我不會傷害任何人。」那村長勉強說了這一句。

「你有沒有到德國人那裏去告發呢？」

「沒有，沒有！我沒有幹過任何這一類的事！當真不會！我只不過告訴那通譯官，說那邊有一個我不認識的老百姓，從別處來的一個面生人。那通譯官自己……」

「通譯官——是否一個德國人？」

那奸賊不回答。

「噫，後來怎樣呢？德國人到鐵摩費，鐵摩費也維它那裏去，帶了那紅軍士兵出來

……將他槍斃……」

「那時候通譯官是在場的。」這是那村長的蠢笨的甚至蠻橫的回答。

「可是你也在場罷？」

「法律在你們手裏。」

「好一會兒，屋子裏沒有人說一個字。」

「好，這案子多少弄明白了。」問官說。「戰地通訊員同志，你有什麼話問這犯人麼？」

「你為什麼要這樣做？」我問蒲列林。